

| 上 |

浣春归

AN
UN
GUI

YAN
NONG
works

烟
秣
著

但凡伴随紫微星动而降生的女生，都会有不平凡的人生吧。

噬心蛊、心头血、帝国太子、当朝太原王、
还有那冷漠薄情的皇后姐姐……

这刀光剑影里的爱恨杀念
他国与家国的小情大爱啊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| 上 |

浣春归

| 烟
秣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浣春归 / 烟秣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113-6159-2

I. ①浣… II. ①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7447号

浣春归

著 者: 烟 秣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月 姝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37 字数: 655千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6159-2

定 价: 59.80元 (全二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| 第一章 | 紫微星动 / 001

| 第二章 | 进香遇险 / 005

| 第三章 | 香艳袭人 / 016

| 第四章 | 大隐于市 / 023

| 第五章 | 全力追击 / 032

| 第六章 | 细绾青丝 / 038



| 第七章 | 针锋相对 / 043

| 第八章 | 才下眉头 / 050

| 第九章 | 乐声缠绵 / 061

| 第十章 | 匪我思存 / 073

| 第十一章 | 别院赏花 / 090

| 第十二章 | 迫不得已 / 103

| 第十三章 | 风云突变 / 125

| 第十四章 | 九尾凤钗 / 137

| 第十五章 | 及笄贺礼 / 150

| 第十六章 | 月夜诉情 / 154

| 第十七章 | 两虎相争 / 167

| 第十八章 | 凤凰山居 / 174

| 第十九章 | 潜入江都 / 178

| 第二十章 | 大牢探父 / 187

| 第二十一章 | 小心应对 / 199

| 第二十二章 | 慕微进宫 / 207

| 第二十三章 | 昏君毒计 / 226

| 第二十四章 | 众女觐见 / 242

| 第二十五章 | 一箭双雕 / 251

| 第二十六章 | 心有不甘 / 261

| 第二十七章 | 桃夭之喜 / 274



紫微星动

第一章

五月的月夜，窗户上花影闪动，一股淡淡的清香从外面飘进来，仿佛浮在鼻尖，沁人心脾。

内室里坐着慕夫人，她的肌肤如玉一般温润，眉眼生得十分精致，只是那圆滚滚的肚子有些破坏了她的美貌。她面前正跪着长女慕瑛。慕瑛六七岁的年纪，梳着双鬟，双鬟两侧分别插了一支琉璃滴露簪子，那簪上垂下长长的流苏，一直垂到耳上，被灯光映着，闪闪发亮。

“母亲，瑛儿不想离开慕府，不想离开母亲。”慕瑛的手紧紧抓着慕夫人的衣裳，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神色，“母亲，瑛儿才六岁，怎么就将我送进皇宫里去呢？”

慕夫人闭上了眼睛，没有回答她。慕瑛看着母亲，不由得有几分惶恐，将头伏在慕夫人的膝间，嚤嚤哭起来：“母亲，父亲这般狠心，你也这般狠心不成？瑛儿才六岁，母亲就舍得再也见不着瑛儿？”

“瑛儿，你别这般说你父亲。”慕夫人伸出手摩挲着慕瑛的头，“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你年纪小，还体会不到，等你长大了，便知道了。作为慕家的女儿，你该为咱们家做些事情。送你进宫，也是为咱们慕氏的安危着想，你别再多想了，明儿一早便安心进宫去吧。”

慕瑛抬起头来，绝望地看着慕夫人那张平静的脸，将手伸向母亲圆滚滚

的肚子：“母亲，是不是因为有了他，你便不再疼爱我了？”她的脸变得有几分沉郁，本来粉妆玉琢的雪花团子，凄楚不已，“我知道你喜欢哥哥，喜欢弟弟，唯独不喜欢我，现在有了他，你更是不会管我的生死了。都说宫里是虎狼之地，你却眼睁睁地看着我往那里去，没有半分想要替我求情的意思，只是劝我去！”

站在慕瑛身后的贴身嬷嬷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一步拉住她：“大小姐，进宫可是大喜事，怎么能说宫里是虎狼之地呢？赶紧起来，别吵着夫人了。”

慕瑛抬头望了贴身嬷嬷一眼，脸上竟露出一丝与她这个年纪完全不符的冷笑来：“进宫是大喜事，这话也只能骗骗那些糊涂人罢了，我心里还不明白？”她猛然朝慕夫人身上扑了过去，“母亲，你抱抱瑛儿吧，以后瑛儿……”慕夫人身后那明当瓦灯映着慕瑛晶莹的面孔，她的眼角似乎有泪光闪动，嘴角却有一丝诡异的笑。

慕夫人伸手搂住了慕瑛，脸上也有几分动容：“瑛儿，母亲何曾想让你进宫？只是形势所迫，不得已啊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她眉头皱了皱，怒喝，“瑛儿，你这是为何？”

慕瑛的膝盖正顶着慕夫人圆滚滚的肚子，用力往上撞。慕夫人吃痛，推开了她，吼道：“瑛儿，不可胡来！”

慕瑛被慕夫人一把推开，她后退了几步，瞧着慕夫人痛苦地弯下身子，双手抱住肚子，额头上瞬间便是汗津津一片，不由得也有几分惊吓，站在那里白了一张小脸，小声道：“母亲，瑛儿不是故意的，瑛儿只是想欺负下你肚里的宝宝，以后瑛儿进了宫便欺负不到他了。”

慕夫人没有理她，只是咬着牙对身边的丫鬟喊道：“快去叫稳婆！”她两只手不住地颤抖，只觉得身体里有东西正往外流。

两个稳婆很快被带了进来，伸手一探，皆变了颜色：“快些扶夫人去房间，夫人马上就要生了！”

顷刻间便是闹哄哄一片，慕夫人被抬进去，她坐的那把椅子上，留下一片湿漉漉的印子。慕瑛咬着牙站在角落里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心想：自己只是想发泄一下怒气，没想到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。她仰脸望了望贴身嬷嬷，撇了撇嘴：“嬷嬷，我闯祸了是不是？”

贴身嬷嬷叹了口气，低下头用帕子擦了擦慕瑛的眼泪：“大小姐，咱们回去吧，夫人是有福之人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她牵着慕瑛走出去，两人慢慢走在抄手游廊中。朱红的廊柱，浅碧色的窗纱，此刻已看得不太分明。贴身嬷嬷望了望天空中的那轮明月，朦胧如水一般，旁边的那几颗星却格外耀眼。

猛然，天上那几颗星动了起来，摇摇欲坠，中间那颗极大极亮的星更是似乎要砸到人的头顶上来。贴身嬷嬷领着慕瑛站到走廊的拐角处，惊得一动也不敢动，呆呆地望着一束微紫星光笼住了慕家的院子。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急促的声音从屋外传了过来，一个小厮急急忙忙地奔到门口，扶着门槛喘着气道，“夫人快要生了！”

“不是说要到这月底吗？”慕华寅将手中的案牍放下，站了起来，“我这就去！”

刚走到内院的月亮门，还没跨过门槛，就见屋顶上升起了一道氤氲的紫色，愈来愈浓。他抬头往天空一看，便瞧见了那颗摇摇欲坠的星。

“紫微星！”慕华寅心中一惊，瞧着紫微星动，正是对着夫人生产的房间，这腹中胎儿竟有如此异象？紫微乃帝王之星，若是男子命宿紫微，便能称王称帝；若是女子，则能因夫得贵。

他站在那里，心情颇为激动。这伴随紫微星而生的孩子，究竟是男是女？此刻，他心里隐隐在盼望，这一胎一定要是个男孩……紫微星，那是有帝王之征，若真是老天有意，自己便做那曹孟德，让他去做魏文帝便是。

“老爷，大喜！”过了片刻，后院那扇门终于被推开，从里边走出一个抱着襁褓的稳婆，“老爷，恭喜添了个千金。”

慕华寅脸上的激动瞬间消退，他伸手将襁褓接了过来。小小的婴儿有着雪白的肌肤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竟然直望着他，十分可爱。

女命紫破，日后容颜定然甚美，且命宫紫微坐守，夫君非富则贵。瞧这架势，分明是有来历的，指不定将来能入主中宫，母仪天下。慕华寅想了想，道：“就叫她慕微吧。”

女子称帝，机会微乎其微；女子为后，机会本也微小，可慕家的女儿要想成为皇后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只怕是自己还舍不得让她进宫受苦。明日慕瑛便要进宫了，有她去便行了，慕家没必要将两个女儿都送进宫。

紫微星动只持续了短暂一阵子，很快天空便恢复了平静，依旧皓月当空，群星拱月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后宫内。

“母后，皇祖母。”赫连铖愁眉苦脸地望着两位华服妇人，连喊了几声，“你们开口说句话啊，朕害怕。”

太皇太后望了望年方六岁的赫连铖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皇上别怕，有哀家在呢，你只管放心便是了。”

赫连铖怯怯地走到太皇太后身边，靠着她那金丝银线织就的衣裳，一脸惊慌：“皇祖母，我以后非要娶慕家的小姐吗？我讨厌慕家，讨厌慕华寅，他就会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，可我还得听他说话！”

高太后吃了一惊，连忙捂住赫连铖的嘴：“皇上，可别乱说，小心被人听见告诉了大司马，那咱们可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赫连铖被捂得说不出话来，双脚不停地乱踢。太皇太后伸出手将高太后的手给掰开，将赫连铖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：“皇上，你不愿意也没办法，方才紫微星动，那星光照着东南方向，可不正是慕府的宅子？紫微乃帝星之征，看来明日进宫的那位慕大小姐，以后定然要做皇后了。”

赫连铖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眼中闪过厌恶的光芒：“慕华寅敢将他女儿送进宫来，朕便让他女儿替他还债！”他双手紧握成拳，恨恨地朝空中挥舞了两下，仿佛慕华寅就站在眼前，“你等着瞧，等着瞧！”

没有人回答他，只有屋外清风渐起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有人在不住叹息。



进香遇险

第二章

人间三月天，春色无边柳如烟。

官道上来了两辆马车，旁边还有十几个骑马的随从。慕微掀开软帘，往外边瞧了瞧，发现到处已是绿树成荫，且绵延数里，仿佛看不到尽头一般。

“母亲，清凉寺还有多远？”慕微转过脸问慕夫人，“这都离府大半个时辰了，还不见停车的迹象。”

慕夫人望着女儿笑了笑，伸手将她拉到身边：“你且坐好，别到处乱看，到了清凉寺，少不得让你去后山看看！到清凉寺要差不多两个时辰，这才过了一半，不着急。”

清凉寺乃大虞最有名气的寺庙，此番慕夫人带着慕微去进香，是为前方带兵征讨南燕的儿子祈福的，希望菩萨能保佑他平安顺利。

马车辘辘声继续，马蹄清脆的“嗒嗒”声，悠悠扬扬地在这林间响着。

忽然，这乐曲戛然而止，马车晃了晃，车厢里几个人撞到了一处。慕夫人忙伸手搂住了慕微，道：“梅香，你去问问车夫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是。”梅香掠了掠鬓边散乱的头发，撩开车帘，刚想开口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——一支利箭，穿透了车夫的胸膛，一条细细的血痕正蜿蜒着从他的背部往下流。

“梅香，怎么了？”慕夫人见梅香掀起帘幕，可好半日都没有回话，有些

奇怪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夫人……车夫他……他……”梅香放下车帘，口齿都有些迟钝了，“车夫被人射杀了！”

慕夫人心头一惊，抓紧了慕微的手，她掀开车帘往外一看，只见一群蒙面黑衣人正站在马车前，手里拿着刀，刀身被阳光照着，闪着刺目的光。

这分明是有预谋的拦截，慕夫人暗自数了数，站在那里的便有十六人，不知林间是否还藏有帮手。她沉下心思，扬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何故拦我马车？”

为首的黑衣人桀桀地怪笑起来：“大司马夫人果然与众不同，这般时候还能如此沉着。我们是谁不重要，来此是想请慕夫人与慕小姐去一个地方。”

慕微一把将车帘撩起，一双妙目直视那为首的黑衣人：“我们是去清凉寺上香的，其他地方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”

那黑衣人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慕小姐，那可由不得你。”说罢，一双眼睛盯住了慕微的脸，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。这一对母女落在他们手中，难道还能逃脱？

慕微从马车壁上抄起一把弓箭，在那黑衣人还没有弄清楚她的意图时，就已将箭搭在弓上，对着周围的十几个随从喝道：“还不动手？”

顷刻间，那拉得如满月的弓松弛下来，一支白羽箭裹挟着风声直奔那黑衣人而去。擒贼先擒王，若能将那黑衣人射杀，他的手下自然就好办了。慕微眯了眯眼，望着前边，心中大呼遗憾——那支白羽箭被那黑衣人弯腰躲过，擦着他的身子落在了地上。

那黑衣人似乎被慕微的举动激怒了，见慕府家丁骑马冲过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，上！”

旁边严阵以待的黑衣人挥舞着刀剑与慕府家丁斗在了一起。慕微紧张地观察着形势，自己府里的家丁虽说身手都不错，可在这群黑衣人面前还是落了下风。

空中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。

“住手！”慕微见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周围的家丁越来越难以支撑，遂跳下马车大声喊道，“快住手！”

那黑衣人似乎没想到慕微竟会无所畏惧地跳下马车，略略一愣：“慕小姐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和你谈一谈，我跟你们走，你们放过我母亲。”慕微盯住那黑衣

人，眼睛眨也不眨，“你捉了我与捉了我们两人没什么区别，若是想要勒索银子，有我一个便够了。”

那黑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来谈价钱？慕小姐，你怕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些。”

慕微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既然你认为我没有本钱与你谈判，那我便索性让你没了指望！”她猛地从家丁手中夺过一把刀，反手架到自己的脖子上，一双星眸直盯住那个黑衣人，声音清冷，“你不是想要拿我与我母亲去威胁慕家吗？不如我现在就死在这里，让你没了威胁的本钱！”

话音刚落，她一扬手，似乎就要将刀从脖子上划过。

“微儿！”“小姐！”惊呼声连连响起，伴着一声清脆的当啷声。

慕微手中的刀被击落，眼前站着一个人。他头上戴着金丝远游冠，上方镶着一块赫赫发亮的美玉，身着一袭黑色披风，上边用金线绣着精致的刺绣——慕微眼尖，瞧见领口处有一只四爪奇兽，应该是四爪金蟒。

那人脸上戴了一张黄金面具，刚好将他的上半张脸遮住，只露出一双眼睛来；高高的鼻梁，紧闭的嘴巴，那嘴巴抿出一条弧线，透着坚毅。

“你是谁？”慕微毫不胆怯，直视那人的双眼，“若你是这群人的主子，还请你将我母亲放了，我跟你们去便是。”

那人望了慕微一眼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密林间系着数匹骏马，十几个黑衣人正在忙碌。慕微双手被缚在身后，她瞧着那个穿黑披风的人，扬声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能不能将我的绳索解开？”

燕昊皱了皱眉，看了看慕微。虽经过大半日的跋涉，她脸上有些许倦意，可那娟秀的容颜却怎么也掩盖不住，就如那轮即将升起的明月，熠熠夺目。

这女子乃南燕的敌人，她的父兄正带着大虞的兵马大肆攻掠南燕的土地，自己怎么能因她吃了些苦头就心软？他应该用尽手段来折磨她，甚至用她来祭奠那些死去的南燕将士！

燕昊咬了咬牙，转身欲走，可低头却看到慕微被反捆在身后的双手，白嫩的手腕上已经有了一圈红色血痕，一种不忍油然而生。他走到慕微身后，停了停，最终还是将那绳索用匕首割断。

“多谢你，燕昊。”慕微没有转过脸，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。她的这句话让燕昊十分吃惊：“你如何知道我的姓名？”

慕微笑了笑，转过身望着燕昊的脸：“你这披风领口的绣花虽不张扬，可那是四爪金蟒，此乃太子标记。我大虞没有太子，所以你定是其他国家的太子。而你想抓我要挟我的家人，那你的身份便很明确了。我的兄长正带兵攻打南燕，你必然是南燕太子。”慕微嘴角露出一丝浅笑，“听说南燕太子燕昊俊美无俦，文才武略皆是一等一的好，见过他的人都赞他有龙章凤姿，可我瞧着也不过尔尔。”

燕昊伸手将面具摘下，露出一张精致绝伦的脸：“慕小姐，不知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我觉得世人说话都太言过其实。”慕微轻轻摇了摇头。他的脸甚是白净，一双眉毛略微有些浓密，如两道横卧着的虬枝，眉毛下一双星目，灿灿有光。

这样一个瞧上去似乎很是聪明的人，怎么会糊涂至此？捉了她去，就能威胁得了前方的兄长？慕微实在觉得有几分好笑，莫非这就叫病急乱投医？

燕昊的脸色变了变：“慕小姐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”

“大家都夸你文才武略，无所不通。我却不知道燕太子的文才武略体现在哪里。你大费周章地深入我大虞境内，就是想捉了我去胁迫我兄长退兵？”慕微眼中露出一丝讥讽，“你也太高估我的影响力了，这种家国大事，岂是我能左右得了的？”

“你不用骗我了。”燕昊冷冷地哼了一声，一手捏住了她的下巴，“我已经打探过了，你是大司马家最得宠的女儿，你的父兄自你出生后便对你疼爱有加，没有任何人能欺负到你。我便不相信，捉了慕乾最心爱的妹妹，他会不急如焚？”

“那是你不了解我的兄长，你一定要试，那便试吧，反正我在家中也闷得慌，不如就当作在外边游玩好了。”慕微平心静气地望着燕昊，“燕太子，请将你的手放下来。”

“你不害怕？”燕昊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养在深闺中的大小姐居然没被吓倒。本来按着他的想法，娇滴滴的小姐，应该是在半路拦截时便晕了过去，一路哼哼唧唧。没想到她竟这般风轻云淡。

“害怕又能如何？我装出害怕的样子，你就能放过我？”慕微轻轻舒了一口气，“燕太子，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，可以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燕昊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，“万一你跑了呢？那我可真没面子回南燕去了。”

“那就不回去好了。”慕微浅浅一笑，趁燕昊迷惑间，猛一扬手，“你可要当心！”

出于本能，燕昊赶紧低头去躲。电光石光间，慕微已从靴子里抄出一把匕首，飞身扑到一匹马前，猛地割断了绳索，一手牵了缰绳，翻身上马，一手往马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，那马便呱儿呱儿地叫着，直奔出去。

燕昊抬起头来，那一人一马已在数步之外了。他又急又气，女人可真是不能相信，瞧她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，自己好心替她松绑，没想到她竟诈了自己，还骑着马跑掉了！

燕昊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他赶紧呼哨一声，他那匹宝马良驹金翼便飞快奔来，他骑上快速追去。哼！这慕家小姐自以为是，抢了马逃走又如何？那马能快得过自己的金翼？

暮色一点点地沉了下来，明月从山谷中升了起来，如水的月华照着树林，黑色的剪影不断从眼前飞掠而过。慕微手里握着缰绳，不住地拍打着马，催促它往前奔，她能听到身后愈来愈近的马蹄声。

她不敢回头，生怕一转脸便能看见燕昊那张脸，她只能拼命地往前赶。林间小路越来越窄，可她顾不上了，身后的马蹄声几乎就在耳边。看来燕昊那厮骑的马能日行千里啊，她的坐骑岂能与之相提并论？她咬了咬牙，拿出匕首猛力往坐骑身上一插，那马吃痛，嘶嘶长鸣，扬蹄狂奔起来。

“这可恶的女人！”眼见就要追上慕微，只要伸手就能揪住她的肩膀把她拎过来，没想到她竟使出这一招绝地反击。那马受了刺激不容易被控制，林间小道又如此狭窄，若是那惊马不看路，一通乱跑，撞到了树，慕小姐恐怕会有性命之虞。

燕昊大为心急，赶紧扬鞭打马催促金翼。眼见前面那马跑得飞快，路线却歪歪扭扭，燕昊心中一沉，看来那马已经失去了控制。他抽了金翼一鞭子：

“快些追上！你连那马都赶不上，还配做我的坐骑吗？”

金翼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扬起蹄，腾云驾雾一般飞快地往前追去。前边的那匹马与马背上的人渐渐能看见了，燕昊心中欢喜。忽然，只听那马长嘶一声，往道路左侧的树林蹿了过去。

“不好！”燕昊大吃一惊，眼睁睁地看着慕微从马背上飞了起来，如一只断线的纸鸢，直直地往一旁飞落下去。

林间浮动着青莲色的暮霭，日影已逐渐模糊，可慕微从马背上被抛起的身

子还是看得清楚。当燕昊骑着金翼追过来时，正好瞧见那纤细的身子撞到树又被弹飞，他心中一急：她不能死！

来不及多想，他从金翼的背上飞身而起，如一道闪电腾跃到空中，伸出一只手来将她抱住，然后尽力控制住坠落的势头，在肩膀着地的一瞬间，伸出手护住慕微的脸。两人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，终于撞到一棵树停了下来。

怀中的慕微没有动静，燕昊有几分着急。他伸手替她搭了一把脉，发现并无性命之虞，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凝视着这张雪白的面容，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一双妙目，投下了淡淡的阴影，燕昊转过脸去，暗暗掐了自己一把，这是怎么了？完全不是自己平常的风格。

难道不该是对她不管不顾，听着她痛苦的尖叫声才会觉得有几分快意？为何自己会出手救她？燕昊闭了闭眼睛，努力给自己这奇怪的举动找借口。自己来大虞就是要捉她去做人质，怎么能让她死呢？嗯，救她是应该的。

身子好痛，挪动一下都像是在撕裂自己的身体。

慕微皱了皱眉，努力睁开了眼睛，头顶是黑乎乎的一片树梢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还有一张脸。

是南燕太子燕昊，他正挑眉看着自己，眼神里仿佛充满着讥讽：“你方才还在嘲笑我，但我看你也聪明不到哪里去。就凭你那小小的骗术就想逃脱？也太自不量力了。”

慕微没有搭理他，努力撑着地面，想要坐起来，可是稍稍用力，那撕裂般的痛又一次出现。她忍不住龇牙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差点儿要喊出口来“好痛”。就在话要冲口而出时，她瞥见那张带着讥讽神色的脸，咬了咬牙没有出声，只是颤着手撑住了地面。

“没想到你这娇滴滴的小姐竟这般坚强。”燕昊一把将她拉了起来，抛在了金翼的背上。慕微痛得直冒冷汗，可依旧没有出声，只是倔强地瞪大了眼睛望着别处。

那边的地上躺着一匹马，一动不动，已经死了。那是她抢过来的坐骑，因她用匕首插进了马的身子，受惊后失去了方向，撞到大树将脖子折断了。

慕微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捏了捏自己的脖子，依旧是柔软而有弹性的。她抬眼望了望燕昊，嗓音沙哑地说了一句：“多谢你救了我。”

那声音十分沙哑，燕昊心中蓦地动了一下，旋即又冷着一张脸：“你不用谢我，你对我来说还有些用处，我必须让你活着到南燕的军营。”

慕微沉默下来，不再说话。她能感觉到燕昊身上传来的阵阵寒意。虽然现在是在阳春三月，可他在身边，总觉得有飕飕的凉风吹着，骨头里都冷了。

燕昊翻身上马，将慕微带回生火做饭的地方。他的手下见他回来，都松了一口气：“太子殿下，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事。”燕昊指了指马背上横放着的慕微，“将她抬到一旁去。”

几个黑衣人毫不客气地将慕微从马背上扯下来，脚刚落地，一个黑衣人便伸手掴了她一个耳光：“娘的，竟然敢逃跑，还让我们太子殿下去追！”

慕微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嘴里有一点儿腥甜，看来这记耳光够狠。可她现在无心计较，她成了阶下囚，说再多话也没有用，他们依旧会用恶劣的手段来对付她，而此时，她的后背疼痛不已，甚至盖过了脸上的疼痛。

突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声音如屋檐上的冰凌被折断一般，接下来是一声呼喊：“太子殿下……”

抬眼一看，方才掌掴她的那个黑衣人正痛苦地托着胳膊望向燕昊：“太子殿下，属下只是想教训教训她，让她安安分分待着，别想逃跑。”

他上来掴慕微一掌，本是想拍燕昊的马屁，顺便让慕微尝尝苦头，没想到却被燕昊卸了一条胳膊。

“孤不想见到谁越过孤肆意妄为，想做什么，必须经过孤的同意。”燕昊的脸部线条十分僵硬，似乎正在严冬时节，一脸冰霜浓得化解不开。

“是，属下知错。”那个黑衣人捧着自己的胳膊低声应答，心中懊悔不已，这可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。

“两个时辰后你再自己将胳膊接上。”燕昊没有再看那个黑衣人，转过脸来望着慕微，“你坐到那棵树下去，别再打什么鬼主意。以你的身手，想从我们身边逃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慕微苦笑了一下，慢慢挪着步子往一旁去，每走一步，她就觉得全身都撕扯般地痛，看来是伤得不轻。可她不愿意在燕昊面前显出软弱来，伸出一只脚点到前边，然后费力地将另一只脚跟上来。

她蹒跚的步子异常沉重，方才被掴了一掌，血终于从嘴角缓缓流下。

燕昊背着手站在那里，瞧着那个努力挺直脊背的身影，心中不由得有一丝触动。面前这个女子，虽然瞧上去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却这般坚韧，自有一身傲骨，丝毫不向困境低头，这，难道就是慕家的风格？

篝火燃了起来，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堆，却还是给人带来了些许温暖。这三

月的夜晚，虽然不如寒冬那般冷得刺骨，可山风吹过，依旧如小刀一般，割得脸生疼。

一个支架搭在篝火上边，有一头獐子被架在火上烤着。慕微蜷着身子靠在树干上，半眯着眼瞧着那头獐子。刚才，那头獐子被燕昊的手下拖过来时，那双黑幽幽的眼睛还瞪得大大的，瞧着她，可顷刻间便成了人们口中的食物。

淡淡的血腥味弥漫，慕微眼看着他们刀子动得飞快，很快，那带着血丝的肉块被放在了架子上——她现在的处境与这头獐子无异，已经落在了猎人的手中，只能任其宰割了。

“太子殿下，獐子肉烤好了。”一个黑衣人将那獐子翻了个身，仔细看了一下，拿出匕首割了一块肉，自己先尝了下，这才恭恭敬敬地奉给燕昊，“请太子殿下进食。”

燕昊身边放着一盆热腾腾的米饭，他伸手接过獐子肉，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，慢慢咀嚼后才淡淡道：“切一块给她，记得抹些盐到上头。”

那黑衣人点头应诺，割了肉，抹了盐，这才拿给慕微，说：“慕小姐，太子殿下赏你的。”

慕微看了那块肉一眼，有几分恶心，转过脸去，沉默不语。

见慕微没有伸手接，那个黑衣人露出几分不耐烦的神色：“慕小姐，太子殿下赏你的，你敢不接？”这慕家小姐也太娇气了些，难道还以为是在家中做大小姐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等着丫鬟来伺候不成？

慕微抬了下眼皮，漠然地望了那人一眼，说：“我不饿。”

那个黑衣人回到燕昊那边禀告：“太子殿下，她不识好歹，竟然不要。”

燕昊抹了抹嘴，走过来，站在慕微面前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看着她，简洁地说了一个字：“吃。”

“不。”慕微也回敬了他一个字。

燕昊紧紧地盯着她，那虬枝一般的双眉皱在了一处，整张脸布满冰霜。一种奇怪的氛围在他们之间流转。

慕微没有丝毫畏惧，抬起眼勇敢地直视着燕昊：“并不是人人都乐意接受你的施舍。”她傲慢地抬起头来，“我不喜欢你那居高临下的态度。”

“很好。”燕昊点了点头，“你倒是有骨气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若你现在不吃饭，可能到明日中午都吃不到，到时候肚子饿了，我可不会停下来带你去酒楼。”